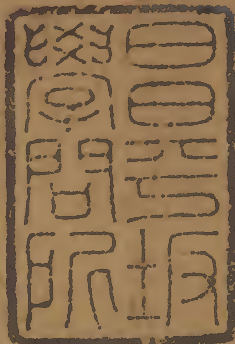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三百四之六

九十二



三	〇	一	五	五	漢
〇	一	二	三	三	書
〇	一	二	三	四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五	五	漢
〇	〇	三	書
〇	〇	四	
〇	〇	五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92
函號	365 6



冊府元龜

淺草文庫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戚部

忠直

規諫

賢行

禮士

論薦

忠直

匪躬守節之謂忠方正無邪之謂直然則忠無不至直在其忠是以君子本忠節以成身篤正直而立志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卷之三十四

道無不在德必有鄰漢魏已還葭莩之戚或正辭排
難非義莫干或竭節存誠惟善是與增霧露之潤明
日月之輝既授任而無慙亦國家而有賴垂於後也
不其偉與

漢竇嬰字王孫竇太后從兄子孝景即位為詹事帝

弟梁孝王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序家人昆弟之親不

為君臣禮也是時帝未立太子酒讎帝從容曰千秋萬歲

後傳王從千容反太后驩嬰引卮酒進帝曰天下者高祖

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

此憎嬰嬰亦薄其官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

籍不得請四年立栗太子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為傅七

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山下

王商字子威宣帝時以舅子嗣封樂昌侯元帝時至

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成帝為太子定陶共王愛幸

幾代太子共讀曰恭幾巨依切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

頗有力焉佑助也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

王音元后從父弟為車騎將軍成帝時王氏爵位日

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

傅喜字稚遊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哀帝初

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

骸骨避帝外家帝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
孔鄉侯晏親與喜等俱太后從父弟也要為皇后又帝舅陽

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

政事喜數諫之與音豫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傳政帝

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萬金百

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

班穉成帝班婕妤好之兄弟平帝時太后臨朝王莽秉

政方欲文致太平言欲以文致教太平使使者分行音下更切風俗

博采頌聲而穉無所上不稱符瑞及歌頌瑯琊太守公孫闔

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封遣屬馳至兩都諷吏民

遺言祥應而急除灾害

而劾闔空造不祥穉絕喜應嫉害聖政

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灾患者異罰且後

宮賢家我所哀也班婕妤有賢德故哀闔其家闔獨下獄誅穉懼

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

食故祿終身繇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

王閔元后母弟平阿侯譚之子哀帝時為中嘗侍時

幸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

終以璽書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

憂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德後闔舉手叱

賢曰官車宴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



何事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爲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後漢陰興光烈皇后母弟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嘗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途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所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泥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

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樊儵光武舅子明帝時爲長水校尉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仁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請誅而已帝嘆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馬廖以明德皇后弟爲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廖性質

誠思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
魏下蘭武宣皇后弟秉子爲奉車都尉嘗苦酒消渴
時明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
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巫帝爲變色
後渴愈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
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吳朱據大帝時尚公主拜左將軍赤烏九年遷驃騎
將軍構爭據擁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
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仁今卒責
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

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
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

晉胡奮字玄威武帝時爲鎮軍大將軍泰始末女爲
貴人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
益豪耶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
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
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
駿雖啣之而不能害

賈模以惠帝皇后從兄爲侍中乃盡心輔弼推張華
裴頴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

王爽字季明孝武定皇后弟強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末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拒之曰大行宴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

隋獨孤開遠元貞皇后之兄子也為左千牛及宇文化及江都作逆開遠時在宿直遂率殿中數百人詣玄覽門請戰門已為賊所據不得通兵士稍引去開遠遂被執化及義而不誅

唐蕭瑀初仕隋為內史侍郎既以后弟之親委之機務後數以言忤旨漸見疎斥

長孫無忌文德皇后兄也嘗從太宗征討累除北部郎中及隱太子建成等謀害太宗無忌請先發誅之於是奉密旨詔房玄齡杜如晦等為籌略及難作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杜公綽鄭仁泰李孟嘗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等平之

王同皎尚中宗女拜駙馬都尉神龍中以武三思專權任勢謀為逆亂乃招集壯士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劫殺三思同謀人撫州司倉冉祖雍具以其計密告三思三思乃遣較書郎李俊上言同皎潛謀殺三思後將擁兵詣闕廢黜皇后帝然之遂斬同皎於都臺



驛前籍沒其家臨刑神色不變天下莫不寃之睿宗
卽位令復其官爵執冉祖擁李悛並誅之

吳湊大曆中以章敬皇后弟爲金吾將軍代宗誅宰
相元載時王縉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皆當從坐
籍沒湊百端救解以縉等罪未至極刑恐虧損聖德
由是各貶官而已

湊兄淑建中初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涇原兵叛駕幸
奉天盧杞白志貞稱朱泚必當向順固無背叛之事
德宗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淑嘆息謂親友曰國
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死所矣遂請使焉

及至京城賊泚勉勞如嘗儀淑退而泚逆謀已决因
害淑於四方館之前帝聞而哀悼久之

郭釗元和末以懿安皇后兄爲司農卿時憲宗寢疾
彌旬諸中貴人秉權廢立紛紛未定穆宗在東宮憂
甚使人問謀於釗釗曰殿下身爲皇太子但朝夕侍
膳謹守以俟又何他慮乎迄今稱得元舅之體

規諫

傳曰近臣盡規又曰工執藝事以諫然則諫諍之道
臣子之事自上下下靡不由之况在懿親寧忘忠盡
其有葭莩近屬肺腑大臣位秩旣崇委賴斯至或則

握兵之要或則居帝之右或出入椒掖或陟降彤墀莫不義重君親理同休戚乃有秉純亮之操勵蹇諤之志獻可替否以罄其深衷見危授命以全其大節至於朝政之愆缺國體之安危何嘗不進思盡忠彌縫其失孜孜以納誨倦倦以弼違言有逆於耳而拂於心事有利於上而益於國茲所謂親親之義知無不為者焉

史丹元帝時為駙馬都尉以宣帝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

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

子自臨軒檻上噴銅丸以擿鼓噴下也聲中嚴鼓之

節莊嚴鼓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

亦能之帝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温故知新敏速疾也温厚也皇太子是也若廼器人

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

也陳惠李微二人皆黃門鼓吹也於是帝默然而笑竟寧元年帝寢

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嘗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

見帝疾稍侵意忽忽不平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

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平陽侯王鳳

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不知計丹所出

以親密臣得侍親疾候帝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

首伏青蒲上以青蒲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

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

子自託為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

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之下皆以

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

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帝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

劣而太子兩王又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

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旨附馬

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

却退也離青蒲二席地帝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寢漸也善輔道太子母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

遂為嗣矣

班伯成帝時為侍中光祿大夫伯况之子也况女為

帝媿好帝自大將軍薨後王鳳也富平定陵侯張放淳

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御入侍禁中

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蒲舉白引謂取蒲觴而飲舉

觴告白畫杯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醵者浮

以大談笑大噓噓笑聲也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

踞姐已作長夜之樂帝以伯新起數目禮之

視而作敬戒狀

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乃

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

肆放也陳也

所謂眾惡歸之

不如是之甚者

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故伯引此為言

帝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

子所以告去也

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殷紂錯亂天命微子作語告箕子比干

而去紂其誥曰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式號

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於荒事見尚書微子篇

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

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醉酒號呼以晝為

夜也流連言作詩之人嗟嘆而涕泣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為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

人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帝乃喟然嘆曰

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讜言善言也

放等不悻悻

悻悻

也稍自引起更衣罷出

後漢樊儵光武舅宏之子為長水校尉明帝時上言

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舊大賢多見廢

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

氣帝並從之

馬嚴伏波將軍援之兄子援小女為明帝后章帝即

位徵拜御史中丞其年各有日食之灾嚴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

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凌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私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卽垂頭塞耳探求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楊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簡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察吏罪於是宰府習爲嘗俗更共同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官各責以事州

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灾青消矣書奏納其言而免酺等官

馬廖援之子章帝時爲衛尉帝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雖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按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後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王好

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旣以得之自然尤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行一境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於行仁心乎况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警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朝廷大義

輒以詢訪

鄧康以和熹皇后從兄爲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蒲數上書長樂宮諫諍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

梁商爲大將軍女卽順帝后也永和四年中嘗侍張達璩政等共譖商事敗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濫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竊聞考中嘗侍張達等詞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織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

政成化也宜蚤究竟以止逮捕之煩帝乃納之罪止坐者

竇武女爲桓帝后武於延熹中爲城門校尉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武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諍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達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冠鄧雖或誅滅而嘗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

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強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較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推膺等建中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抵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特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

廣尚書朱寓荀緄劉佑魏郎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饗饗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官爵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佳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較尉槐里侯卬綬帝不許有

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魏下蘭武帝下后弟秉之子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留意於宮室嘗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尤納其誠欵蘭位至散騎嘗侍

吳滕裔封都亭侯弱冠尚公主每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輔弼

晉庾冰以后兄輔政康帝卽位求出鎮武昌臨發上疏曰臣因循蒙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須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

眷不墜降及臣身俯仰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
聖猷下不能緝熙朝政而陛下過之過分求之不已
復敗駕之駟以異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
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纒以弘
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
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
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群
下群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
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日總萬機尤兼聽將相或借訟
輿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况今日之弊開關之極

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剥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
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莫否終而泰
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引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
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
德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聽然以覽其大當
以總國綱恭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
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
也願陛下旣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
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䟽徘徊不覺辭盡
後魏胡虔字僧敬靈太后從子太后旣再臨朝恩威

不立鄭儼等汚亂宮掖僧敬因聚集親族遂涕泣諫
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太后大怒自是不
召僧敬

虔為吏部郎中太后好與家人禮與親戚
宴戲虔當致諫由是後宴虔不得預焉

賢行

夫高而不危動罔不吉蓋賢而能降行之為艱况夫
漸潤皇嬖託屬丹掖折圭分爵累紫重金而能敦尚
素風裁損貴勢以恭肅而逮下以矜嚴而奉上極孝
弟之性循遜讓之則表率於后族流譽於薦紳因能
永烈士之封免傾軛之歎傳所謂帝王有外戚之助
者其以是夫

漢竇長君文帝竇后兄廣國字少君后弟也后立家
於長安絳侯灌將軍乃選長者有節行者與居竇長
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衛青衛皇后弟為大將軍青仁善喜士退讓

王商字子威父武以宣帝舅封為樂昌侯商少為太
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
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
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由是擢為諸曹
侍中中郎將

史丹字君仲父高衛太子良姊兄子也宣帝時封樂

陵侯丹以父任為中庶子成帝時封左將軍丹為人
知足愷悌愛人心甚謹密

馮參字叔平姊成帝昭儀也參少為黃門郎給事中
為人務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
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

後漢馬光援之子也光為衛尉援女為明德皇后光
為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

東觀記云此道母喪
哀痛感傷形骸骨立

帝以

是特親愛之

樊儵字長魚宏之子宏即世祖舅也儵謹約有父風
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嘗

遣中書黃門朝暮送饘粥儵位至燕侯

陰嵩興從兄也建武中為中書郎將監羽林十餘年
以勤勅見幸

陰慶興子也封銅陽侯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弟元丹
明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

鄧閻和熹皇后之弟也母新野君寢疾與兄隲並上
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閻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
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
許之既還里第並居塚次閻至孝骨立有聞當時
鄧康和熹皇后從兄也少有操行順帝時為太僕有

方正稱名重朝廷

梁商少以外戚為郎中遷黃門侍郎順帝選商女為后位大將軍商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著於閭閻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由己輕視財貨不為蓄積故衣裳裁定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宣已惠

晉羊祜字叔子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

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庾袞字叔袞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輒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後州郡察孝廉舉秀才清白

異行皆不降志
宋趙倫之字幼下成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孤
貧事母以孝稱位至領軍將軍

徐湛之母高祖長女會稽公主湛之早孤及長頗涉
文義善自衛侍事祖母及母並以孝謹聞位至尚書
僕射領護軍將軍

南齊江祐姑爲景皇后祐爲太子詹事勢冠當時然
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

梁張弘榮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
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榮亦不食母強

爲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
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其室嘗同臥起世稱爲名家
位至散騎嘗侍

後魏姚黃眉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黃眉上陽翟公
主爲太嘗卿卒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太武悼惜
之

後周尉遲迥卽宣帝皇后祖也性至孝色養不怠身
嘗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位至柱
國大將軍

唐吳湊代宗之舅也大曆十四年以左金吾衛將軍

形

賢行

卷之三十四

左衛使乞罷官侍親時母老有疾特許之

禮士

外戚之貴顯莫盛於兩漢其或負器識當柄用靡不好彼功名傾詣將相進家居之時俊結赴義之俠少損威重而入閭巷設盛饌而盡歡談亦有閉戶以固辭弗奪其節投劾而憤去終加辟命禮士之道斯焉可觀

漢竇嬰孝文竇后從兄子喜賓客破七國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

田蚡孝景皇后同母弟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為武

安侯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

滯在里巷未仕

者欲以傾諸將相

傾謂踰越而勝之也

上所鎮撫多蚡賓客計

策

王譚封平阿侯與城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皆元后之同產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樓護為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商為太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从往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強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

外戚部

卷之三十四

二十

主簿終身廢錮

後漢郭况建武中封綿蠻侯以后弟貴重賓客輻輳况恭謙下士頗得聲譽

陰就建武中以后弟嗣父封新陽侯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馮衍衍遂與之交結就既慕朱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嘆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又與帝婚梁松皆慕楊政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嘗切磋懇至不為屈撓時帝子沛獻王輔等皆好賓客請并丹不能致就以外戚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曰以君侯能供養故來何謂如此就便設饌就起左右進輦丹曰昔桀人輦即此也坐上失色就去輦歡談終日乃去

馬房廖弟也章帝建初中為車騎將軍時傅毅以文雅顯於朝廷房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實憲並京師貴戚時江革為冬官中郎將廖等各奉書致禮

實憲建初中以后兄為侍中章帝謂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



丹府元義禮士

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駟繇此候
憲憲倒屣迎門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
薄哉遂揖入為上客

梁商為大將軍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
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
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順帝委任焉

何進女弟為靈帝后進為河南尹遷為大將軍司徒
楊賜遣掾孔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
劾而去河南官屬耻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

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離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
舉於時英雄時傑譬諸物類

猶眾星之有北辰百穀之
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

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廣示於天下
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

宋蕭思話孝懿皇后弟子也宗戚令望早見任待凡
歷十二仗節監都督九馬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論薦

傳曰自古受命繼體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
戚之助焉夫肺腑之親河潤之族光寵隆極褻慢嘗
生而能為國辨材屈身逮下推引髦乂登庸俊良降
自漢興間世而有所以佑輔邦政恢崇帝圖宜乎表



三適之功受加地之賞雖重金累紫蓋無媿焉

漢王鳳以元后兄為大將軍時執金吾辛慶忌左遷

酒泉太守歲餘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

位朝廷莫不信鄉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

明畧威重任國柱石

任堪也

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

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从處慶忌之右

右上也

乃復徵

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後漢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儵為長水較尉

北海周澤瑯琊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友而

致之於朝

陰典光烈皇后之母弟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哀不

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代吳漢為大司馬

與疾病光武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能否與頓首曰

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

行明深踰於公卿與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

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和帝即位憲為大將軍輔政以

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

委隨猶順從也

故尊崇之以為太傅令百官總已以聽帝既富於春

秋憲自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以屯騎較尉

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卽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卒成聖德近建初九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較尉入授先帝

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先示大化由是遷郁長樂少府復入侍講

鄧騭以和喜皇后諸父爲大將軍安帝時遭元元之災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夷侵畔騭與弟引惔間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較諷羊浸李郤陶郭等列於朝廷故天下復安先是侍中曾丕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

何進以靈帝后父為大將軍秉政徵海內名士荀攸等二十餘人舉孔融高第為侍御史

晉褚裒康獻皇太后父為征北大將軍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外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

梁張弘策文獻皇后從父弟從祖高平建康天監初為散騎嘗侍盡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

唐楊國忠天寶中為右相太真妃即從祖妹也國忠以聲名自高搜天下奇傑張鎬名召見薦之自釋褐

官拜左拾遺

册府元龜

外戚部

丹府元龜

儒學

卷之三十五

拳拳於文雅上則知其要道下則成其俊才終則保其高明免夫顛越此皆外屬之選君子之尚者已

漢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孝景未為中大夫學盤

孟諸書

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各法者也

馮野王字君卿孝元昭儀之兄也受業博士通詩為

太子中庶子

遂字子產野王之弟也通易太嘗察孝廉為郎

立字聖卿遂之弟也通春秋為郎稍遷諸曹

叅字叔平昭儀之少弟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

中

班伯成帝婕妤之兄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

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

親戚宴飲會同之殿

誦說有法

拜為中嘗侍帝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

論語於金華殿

在未央宮

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

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

伯弟旂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

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

傅喜字稚游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也時學

問有志行成帝選為太子庶子

後漢樊儵光武舅宏之子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

丹府元龜

外戚部

卷之三十五

二

春秋嚴彭祖也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十餘人初爲復土校尉

樊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少勵志行修儒術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帝器之拜郎中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擾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精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

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瑯瑯承官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宴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

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譏諉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傳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官者徵到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梁松字栢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

賁中郎將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廡郊祀封禪禮儀嘗典論議寵幸莫比

松弟竦字叔敬二女為章帝貴人竦少習孟氏易弱冠除授教和帝即位追封竦為褒親愍侯

竇固字孟孫尚光武涅陽公主為黃門侍郎好覽書傳喜習兵法

馬嚴明德皇后從兄少孤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並研窮春秋左氏

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

因覽百家群言遂

交結英賢京師咸器異之仕郡為督郵

鄧弘和熹皇后之兄少治歐陽尚書授和帝禁中諸

儒多歸附之

梁商順烈皇后之父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

魏下蘭武帝后弟秉之子少有詞學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詞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寶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晉羊祐字叔子景獻皇后同產弟博學能屬文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

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後爲征南大將軍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涉學有智筭累遷中護軍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弟文義通博在朝忠直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

宋臧燾高祖敬皇后兄也與弟熹並好經學燾仕至太嘗

袁豹字士蔚文帝袁皇后之從父好學博聞覽典籍爲著作郎

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中興初爲中書郎領著作侍講

東宮其所論釋多見採述

梁王錫字公嘏駙馬都尉琳之子也十二為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與范陽張伯緒齊名俱授太子舍人

後魏馮熙字晉國文明太后之兄也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將還長安始就學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後為侍中太師中書監

北齊李祖昇文宣李皇后之長兄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

唐竇威字文蔚高祖太穆皇后從父兄也諸昆弟并

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謂為書癡高祖初為丞相府司錄參軍禪代文翰多叅預焉仕至內史令

長孫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仕至太尉

賈維溢昭成順聖皇太后父孝湛從子也好學以撰著為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與馬維溢獨清儉自守官至水部郎中撰吉凶禮要十卷行於代

晉韓暉世仕太原昆仲為軍職唯暉親狎儒士好為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宗納其妹為妃妃初為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暉以文學署交成文



水令入為太原少尹

退讓

夫居寵思危受爵能讓斯賢達之令範也矧夫席國
姻之勢處外戚之重崇高疾顛之可畏驕侈自至而
不期蓋福者禍之所伏盈者人之所惡既物禁乎泰
盛道實在於若冲乃有內懷撝抑外忘滿假安和而
不競抑損而自持耽近耆德推避殊寵懇辭政柄願
還封邑稱疾而引退抗疏以致誠徵前訓以極其敷
喻披至心以祈於哀惻斯固保玄元止足之戒遵栢
翳謙益之論貴而能降滿而不溢者乎

漢竇長君竇太后之兄與弟少君家長安中絳侯灌
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於是選長者
之有節行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

王鳳字孝卿元后之昆弟成帝即位鳳以舅為大司

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時黃霧四塞終日

塞蒲也言四方皆蒲天

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

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

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

異見顯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

下即位思慕諒闇

諒信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

故詔臣鳳典

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弟皇
天地赤黃之異弟與字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
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
骸骨辭職帝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
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
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
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
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
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

王商字子夏鳳之弟成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

四歲病乞骸骨天子聞之更以爲大將軍實封二千

戶

王根字稚卿商之弟成帝時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
政五歲乞骸骨帝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
金五百斤罷就第

後漢樊宏字靡卿光武之舅建武元年拜光祿大夫
五年封長羅侯十五年定封壽張侯及病因車駕臨
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
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
張食邑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之前母兄建武元年光武卽位以爲騎都尉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之母弟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詔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

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駝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于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恐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馬廖字敬平明德皇后之兄爲虎賁中郎將性質誠

畏慎不愛權勢聲名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

馬防字江平廖之弟永平末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章帝即位拜車騎將軍光執金吾後又封防潁陽侯光為許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屢以明帝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永元元年為車騎將軍既破北單于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

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二年詔曰大將

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

舊典並蒙爵士

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

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

戶篤鄴侯景汝陽侯環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

鄧騭和熹皇后之兄安帝永初元年封上蔡侯騭弟

悝葉侯弘西平侯閻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

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

關

間關猶崎嶇也

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污穢無分可採

言無分寸

採也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

渥澤並充列位光昭當世時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至聖之德遭國不造仍罹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太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嘗母子兄弟內相勸勵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忤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騰頓上疏

至於五六乃許之四年騰母新野君寢病騰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聞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騰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騰等既還里第並居家次聞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騰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騰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特進在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梁商字伯夏順聖皇后之父為執金吾陽嘉二年封子冀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冀為大將軍商固稱疾不起

梁不疑莫之弟也為河南尹時莫以不疑好經書喜待士陰疾之因中嘗侍白帝轉為光祿勳不疑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

伏完為執金吾獻帝建安元年以後父拜輔國將軍儀同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將軍尋遷屯騎較尉

晉楊珧武帝悼皇后之叔父珧兄駿以後父為車騎將軍珧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得幸於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及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

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為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疋

裴頠字逸民惠帝賈后之從母昆弟歷尚書侍中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曾不殷勤固讓及遷尚書左僕射專任門下事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嘗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年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之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嘗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

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身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靖昔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獎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爲中領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疏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

求食而已不悟微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嘗之顧旣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頰塵省闕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旣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寔存於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

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能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旣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徃代成鑿可爲

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賢聖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不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膺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欵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禍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恹恹屢陳丹欵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

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疎奏帝納其言而已
亮父深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
妻丘氏追封鄉君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
詔追贈深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
庾冰亮之弟也康帝時爲車騎將軍領江州刺史鎮
武昌及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辭以疾篤尋卒
褚裒康獻皇后之父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
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辭詔以爲左將軍交
州刺史太后臨朝拜裒侍中錄尚書事裒上疏固請
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

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
有何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
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略未振萬機至殷陛下
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已受成坦平心
於天下無宜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
是改授都督青陽徐兖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
軍徐孝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
爲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事劉遐說裒曰會稽王
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
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
何煖穆章皇后之兄也父準高尚寡欲徵拜散騎郎
不起穆帝升平元年追贈準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
縣侯煖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
何澄準之子也爲尚書領瑯琊王師安帝卽位遷尚
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澄以脚疾固讓特聽不朝
坐家視事

王蘊孝武帝定皇后之父遷光祿大夫領五軍尚書
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
典固辭不受朝建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
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蘊後固讓謝安謂曰卿
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
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
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

宋何戢尚山陰公主爲吏部郎元徽初褚淵參朝政
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
表疏屢上時議許之改授司徒左長史
梁王錫駙馬都尉份之子爲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
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志望
兼此羸病庶務難擁安能舍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

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

後魏高祖文昭皇太后之兄子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嘗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竇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封汝南王瑗固辭不拜

李延宴字子熹爲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卽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宴以保字犯

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杭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

北齊段榮除羸州刺史榮妻婁皇后姊也恐高祖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

隋竇榮定尚高祖姊安成長公主開皇初拜左武衛大將軍高祖欲以爲公榮定上書曰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幸托葭葦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修實爲畏懼高祖乃止

柳述尚高祖女蘭陵公主仁壽中任寄逾重爲兵部

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報抗表陳讓高祖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事

唐長孫無忌文德皇后之兄貞觀二年爲尚書右僕射深以滿盈爲誠懇辭機密文德皇后又爲之辭讓太宗不獲已下詔曰昔東漢功臣莫任機密西京戚里或存退讓故能長守富貴不懼危殆尚書右僕射齊國公無忌神識清舉風彩凝映賢戚之望朝野所推比軒禁不虞農生慮表倉卒之間厥功以茂自居樞要聲實俄遠然以椒掖之親處權衡之地深知止足有戒滿盈之言情辭懇切宜遂其心以厲貪競可

解尚書右僕射仍進散位開府儀同三司

吳湊章敬皇后之弟寶應二年封拜外戚授湊太子詹事封濮陽郡公湊固讓改簡較太子賓客兼太子家令十王宅使

畏慎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易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斯畏慎之謂也乃有連帝族之懿席外親之寵位勢貴盛光華舉集而能軫高危之慮保謙益之訓側身以怵惕斂跡而韜晦簡御門族謹守法度周旋富盛深懲侈縱惟止足而是念專靜默以自守

由漢之後不乏其人莫不亢宗保身歷屯夷而無咎
令聞長世俾子孫之逢吉者焉

漢班伯成帝婕妤之兄以定襄太守徵道病中風

也為風所傷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受其秩俸而賞

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婕妤供養東宮元

成帝母進侍者李平為婕妤而趙飛燕為皇后伯歲篤

从之帝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視事

伯弟穉少為黃門郎中嘗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

定陶王為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盾讀曰充詹樾

獨不敢答言其慎

傅宴哀帝傅皇后父也初封孔鄉侯宴深善於桓譚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宴

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

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王至愛而

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宴驚動曰然

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

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

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

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譏議不如謝

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已正家避禍之道也宴曰善

遂罷遣賓客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負欵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

後漢樊宏光武之舅建武中封壽張侯位特進宏為人謙柔畏懼不求苟進帝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人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驛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崇其化未嘗犯法

帝甚重之

宏子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淨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中儵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信一言寵為特進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帝追思儵謹恪又聞其止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前母兄明帝為執金吾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嘗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馬廖字敬平明德皇后之兄以父任為郎永平末受遺詔代趙熹為衛尉時朝廷大議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肖毀譽

馬光廖之弟為黃門侍郎為人小心周密章帝以是特親愛之

馬嚴明德皇后從父兄初仕郡督郵嚴聞明德立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

馮柱尚明帝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

鄧騭和熹皇后之兄三遷虎賁中郎將自太后臨朝兄弟皆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

太后乃許之騭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勲女祖穆及於郡縣干亂政化後並坐怨坐檢勅宗族闔門靜居謀不軌故鄧氏深引為誠者也

鄧康和熹皇后從父子襲父珍封夷安侯康以太后从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遂謝病

不朝

梁商順烈皇后之父爲大將軍簡御門族未曾以權盛干法

竇武字子游桓思皇后之父延熹中爲城門較尉封槐里侯武兄子虎賁中郎將紹性疎簡奢侈每數切慮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太小莫敢違法

魏郭德明帝郭元后之從弟封平原侯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德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卽京兆長公主德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

吳全琮尚大帝女公主爲大司馬軍師琮旣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謙虛接物貌無驕色晉楊珣字文琚駿之弟也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悼后珣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都督趙休上書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珣益懼固求遜位聽之

楊濟字文通珣之弟也累遷太子太傅與兄珣深懼

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兄駿斥出王佐爲河東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

王蘊孝武定皇后父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使嘗侍如故

褚裒爲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

宋王偃孝武皇后父爲右光祿大夫而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

梁王騫拜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較尉初騫見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輶填溢非所欲

也勅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

何喬齊永昌中爲國子祭酒鬱林嗣位喬爲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喬雖貴顯嘗懷止足

蔡樽字景節爲吏部尚書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已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

後魏馮誕字思正文明太后兄元熙之子也與弟脩年才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整飾容

儀寬雅恭謹而已

北齊斛律金為太師左丞相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
三公主金嘗謂長子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
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妬人女若無寵天
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
不獲免嘗以為憂

元韶襲封彭城王為太傅錄尚書事文宣天保元年
降爵為公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
韓軌封安德郡王軌妹為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
以勳庸歷登台鉉嘗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

後周閻慶為寧州刺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
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乃
詔慶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
室嘗以謹慎自守時人以此稱之

竇毅為大司馬性溫和每以謙慎自守又尚太祖第
五女襄陽公主時為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入未嘗
有矜隋之容時人以此稱焉

唐吳淑章敬皇后之弟竇應中以元舅拜鴻臚少卿
久之改左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淑以恭慎謙
約聞於時

吳湊章敬皇后之弟小心謹慎智識周敏代宗朝獨承顧問自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徧歷中外親要之職雖云聖獎隆深亦湊小心敬慎所致也

王用莊憲皇后之弟憲宗時以元舅爲金吾衛大將軍謙和善守寡所與事公卿大臣以此多之

郭釗憲宗懿安皇后之兄也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釗元和中簡較工部尚書充邠寧節度使數歲徵入爲簡較戶部尚書兼司農卿釗大勲之後積代姻聯帝戚而能恭慎自持居官處家無驕怠之色奢侈之失釗弟縱又尚順宗長女德陽公主爲駙馬都尉殿

中監穆宗卽位縱以叔舅改金吾大將軍太子詹事充閑廐宮苑使從容上列三十餘載椒房之貴舅氏之尊國朝外戚罕有其比而恭遜恪慎爲時論所稱晉安彥威與少帝母太妃安氏近屬也帝以涓陽待之而未嘗挂於齒牙及卒太妃親至彥威汴京舊第預其喪事人方知之聞者服其慎重

廉儉

夫居戚屬之地有肺腑之親富貴旣盈驕侈必至乃有操行自著志尚不群持若驚之心知守約之道外無輿馬之飾內無峙積之帑辭賞賜之命塞賂遺之

門以至第宅纔蔽於風雨妻子略克於衣食矯淫靡之失顯端慎之名使國家無私恩之譏世祿垂由禮之訓傳於方策亦可謂之賢矣

漢傅喜字權游定陶太后從父弟時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位至大司馬

後漢陰興光烈皇后母弟建武中爲期門僕射每出入嘗操持小蓋鄣翳風雨躬履塗泥第宅苟完裁蔽風雨

鄧騭女弟爲和熹皇后騭弟弘卒后賜錢十萬布萬疋騭等辭不受時元元之災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

賊群起騭兄弟崇節儉罷力役故天下復安騭位至大將軍

竇武長女爲桓帝皇后武爲城門較尉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克足而已是時羗蠻寇難歲儉民饑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旬施貧民

魏荀暉尚書令彧長子太祖以女妻暉後稱安陽公主彧及弟攸並貴重皆謙冲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暉官至虎賁中郎將

晉王恂以文明皇后弟爲河南尹肅令袁毅嘗餽以

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被廢黜

庾冰字季堅明穆皇后亮之弟也冰天性清慎嘗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帝絹還官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

褚裒康帝時以后父為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君方伯嘗使私僮撫採

王濛字仲祖哀帝靖皇后父俸祿資產嘗推厚居薄以清約見稱

王恭字孝伯孝武定皇后兄以外戚為將帥薨死之

日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

宋趙倫之武穆皇后弟為左光祿大夫領軍倫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

臧熹武敬皇后兄自高祖受命徵拜太嘗雖外戚貴顯而彌自冲約茅屋蔬餐不改其舊所得俸祿與親戚共之

後魏胡國珍靈太后之父少好學雅尚清儉位至侍中

唐長孫敞字休明文德皇后之季父少儉約不事華侈而好節義位至宗正卿平原郡公

册府元龜

廉儉

卷之三十五

蕭復字履初新昌公主子父衡為太僕卿駙馬都尉復生於戚里少秉清操其群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高復衣澣濯之衣獨居一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游伯父華每歎異之曰與吾門者必此子也

竇維蓋玄宗舅希瓊從父弟也好學以著撰為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蓋獨清儉自守官至兵部郎中

郭皎憲宗皇后從父即尚父子儀之猶子也勲閭之家獨守儉素以是獲用於時位至邠寧節度使

外戚部七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戚部七

奢縱 專恣

驕慢

奢縱

夫位不期驕而傲逸之自至欲不可縱而禮度之遂愆故先儒以為損之招而惡之大也漢室而下乃有

册府元龜

外戚部

卷之三十五

藉帝闈之勢處外姻之貴罔思克已靡圖進德不以盛滿而為戒姑務紛華而自恣乃至輿服奉養之物極其珍麗室宇晏樂之具過於豪縱踰矩而弗禁怙奢而彌放其或盈而蕩佚而邪天實禍淫咎不旋踵惟其所召孰將見哀至乃獲免於身克終牖下彼已之誚亦足配焉

漢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為丞相嘗請考工地益宅帝怒曰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其此請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自處尊位也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鄉讀皆曰嚮

也音女由此滋驕滋益也治宅甲諸第言為諸第之上也

甲則為田園極膏腴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

於道屬建及也前堂羅鍾鼓立曲旃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僭

也禮大夫建旃曲柄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也後房婦女以百數

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奏進也

霍禹孝宣皇后之兄也禹嗣父光為博陸侯與弟山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光兄孫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也

史丹祖父恭女弟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宣帝微



時依倚史氏恭子高為大司馬庫騎將軍領尚書事
封樂陵侯成帝初丹為左將軍光祿大夫封武陽侯
尤得信於帝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
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賜累千金
僮僕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食極滋
味聲色之樂

王譚成帝舅也封平阿侯譚帝商成都侯立江陽侯
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世謂之五侯群弟爭為奢侈
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
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

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欲

之百姓歌之五侯初起曲陽最怒懷決高都連竟外

杜懷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一云

長安有高都外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行及外杜

里或謂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作人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土山漸臺西白虎皆以効天子之制也其僭

奢如此

王商成帝舅成都侯嘗病欲避暑從帝借明光宮明光宮在城內

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灋水注第中大陂以

行船立羽蓋張周圍輯濯越歌輯與揖同濯與擢同皆所以行船也今執

輯擢人為越歌也揖謂擢之短者也今帝幸商第見

吳越之人呼為撓音燒越歌為越之歌



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

曲陽侯根奢驕僭上赤墀青瑣

以青畫戶邊鑲中天子制也謂刻為連瑣

交而青塗也

後漢馬防明德皇后之兄也為衛尉後以病乞骸骨

詔賜故山中王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

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

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

賓容奔湊四方畢至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也為大將軍弟篤為衛尉景環

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脩第宅竊極工匠

梁冀順烈皇后之兄也為大將軍乃大起第宅舍堂

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懸

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

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

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

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

冀與妻孫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

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

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

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

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十里又起
 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脩樓
 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
 有犯者罪至刑歾冀又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車
 鄭玄注周禮云駟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 埤疇狹寇
 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嘗也 埤疇狹寇
 埤疇下也音頻爾 折上巾 蓋折其巾 擁身扇 大扇
 切一音皮彼切 單衣 若狐尾也 冀又以火浣布為單衣晉大會賓客
 冀陽爭酒失杯而汗之偽怒解衣燒之布得火煒燁
 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燦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晉羊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性豪侈費用無齊限而

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雜下豪貴咸競効之又喜遊
 讌以夜續晝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其後司隸較
 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
 王愷文明皇后之弟為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
 豪侈及石崇羊琇之徒以奢侈相尚愷作紫絲步障
 四十里又用赤石脂塗壁
 本濟尚嘗山公主年二十起家為中書郎遷侍中出
 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於是移第北邙山
 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雜京地甚貴濟穴地為馬埽
 編錢蒲之時人謂之為金溝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

悉貯琉璃器中蒸脆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賈謐惠皇后妹之子本姓韓以賈后之勢資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儲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宋徐湛之母高祖女會稽公主爲尚書僕射湛之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音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資端研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安成公何勣無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

肴饍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饍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

何邁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邁少以貴戚居顯官好大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聖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里邁每遊屐輒結駟連騎武士成羣

南齊何戢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爲吏部尚書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服被飾極爲奢麗

後魏馮熙文明太后之兄也爲雒州都督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貧縱

北齊爾朱暢魏孝莊皇后弟也為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既藉門地極窮豪侈

婁叡武明皇后兄子也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為時論所鄙

唐楊慎交尚中宗女長寧公主為駙馬都尉與武崇訓等各將油灑地以築毬塲用功數百萬妨害農務欽怨於人

武延秀拜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奢麗延秀既恃恩放縱無所忌憚

楊國忠玄宗貴妃從父之子為右相兼劔南節度與

貴妃姊號國夫人於宣揚里連構甲第土木被綿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有時與虢國夫人聯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為諧謔衢路觀者無不駭歎每扈蹕驪山國忠以劔南幢節引於前出有餞路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闈侍歌兒相望于道

國忠子暄為太嘗卿兼戶部侍郎尚延和郡主暄弟拙為鴻臚卿尚萬春公主兄弟各於親仁里立第窮極奢侈

杜悰為駙馬都尉位極將相以服御飲饌自奉務極

華侈

梁趙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為戶部尚書充租庸使
 巖聞唐朝駙馬都尉杜棕服御飲饌華侈巖恥其不
 及繇是豐其飲膳嘉羞法饌動費萬錢餽歛網商其
 徒如市權勢燻灼人皆阿附及唐莊宗至巖踰垣而
 逸素與許州溫韜相善巖往依之既至韜斬巖首送
 京師

專恣

甥舅之戚暱莫加焉而宗周之禮以異姓為後帶礪
 之盟厚莫重焉而隆漢之制非劉氏不王皆所以強

幹而弱枝防微而杜漸也人亡政息世變風移牝鷄
 司晨良書之訓無補彼童而角詩人之刺足聞於是
 親黨並興寵倖滋熾貨富埒人主權勢踰本枝小則
 避燠之狐託神丘而逞志大則時術之蟻漏山阿而
 構災博觀前聞用垂明誠

魏冉秦昭王冉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即位以冉為將
 軍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
 太后自治任冉為政昭王三十六年魏人范雎言宣
 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昭王悟免冉相國出關
 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漢田蚡武帝母王太后異母弟為太尉雖不任職以

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効効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

皆去丞相竇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年竇太后薨丞

相昌御史大夫翟青坐喪事不辦免帝以蚡為丞相

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侵

生貴甚侵短小也生貴謂有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多長年

武帝初即位富於春秋謂年勿也蚡以肺附為相舊解云肺附如

肝肺之相附著一說肺斫木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

下不肅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時丞相入奏

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

上帝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上官桀為左將軍與大將軍霍光結婚相親光長女

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

內安女後宮為倖仔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數月立為皇

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

代光決事

霍禹光子光薨禹嗣為博陸侯魏相為御史大夫後

兩家奴爭道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

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

王鳳成帝長舅封平陽侯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冊府元龜 專志 卷之三百六

事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
鳳用事帝遂謙讓無所顯顯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嘗薦
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帝召見歆誦讀
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嘗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
皆曰未曉大將軍曉猶白也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
右叩頭爭之帝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廼止其見憚
如此帝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嘗不平定陶共王來朝
天子留不遣歸國曰爾長留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
有廖定陶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帝甚親重鳳心不
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

嘗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
非嘗詭違也故天見戒見顯示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於
鳳而許之共王辭去帝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
章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廼奏封事言日蝕之
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章對曰日蝕陰侵陽臣顯君
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
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鳳不可令久典事
宜退使就第天子感悟納之因薦鄒瑯大守馮野王
以代鳳鳳聞之上疏乞骸骨辭指甚哀帝少而親倚
鳳弗忍廢使尚書劾章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卷之三百六 十

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

王莽孝元皇后弟子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共徵立

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委

政於莽莽顯威福江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

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詭

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

遂遣使者逼守立仁令自殺

後漢竇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

子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

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

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時盱婦家上書言

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

歸故郡獨留融京師

竇憲章德皇后兄也恃宮掖聲執遂以賤直請奪沁

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 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

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 陰音

或作鳴音 鳥故切後發覺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

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

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

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壽鄧 壽子 壽子是朝臣震懾望風



承旨

竇景憲之弟為執金吾子孫放縱張酺為河南尹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縱騎侯海等五百人毆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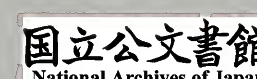
閻顯安思皇后兄也建光初顯及弟景耀晏並為卿較典禁兵后寵既盛而兄弟頗與朝權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

威重前朝乃諷有司奏寶及其黨與皆下獄歿於是景為衛尉耀城門較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繇

梁冀順烈皇后兄也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雒陽令

安慰放家欲以

滅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為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冲帝立始在緦抱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



參錄尚書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冀愛監奴秦
 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冀妻孫壽所壽見宮輒屏御
 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
 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
 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較尉郡
 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
 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
 者至於罪徒四方調發歲時貢獻先輸上第於冀上第
第一乘輿乃其次焉吏人以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
 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賓客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

取奴女御豎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
 卒所在怨毒冀又起別第於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
 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冀專擅威柄凶恣
 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宿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
 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
 謝恩然後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
 賓客家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
 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路以補朝
 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
 而多託罪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

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繇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鳩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宅事乃腰斬之時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畧之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而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願神薛廣

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

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

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

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

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

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

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疾偽死結蒲為人市棺

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

學生桂陽劉嘗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

辱之時太原郝絮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

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
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
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千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
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人仰樂而死家乃得全及冀
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
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嘗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
諷衆人共薦其子喬爲河南尹喬一名胡狗時年十
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
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
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

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
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徒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歿於
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穎陰侯喬子挑爲城父
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
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餘卿將尹校
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
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
吳何洪後主母何姬弟也後主立封洪與弟將植並
爲侯植至大司徒吳朱昏亂何氏矯僭子弟橫放百
姓患之

晉王愷文明皇后弟也為後將軍石崇與愷將為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繇是眾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

羊琇景獻皇后從父弟為中護軍典禁兵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

楊駿武悼皇后弟也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武帝自太康已後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

天下武帝末年恐楊氏之偪復以王佑為北軍中侯以典禁兵既而寢疾彌留至于太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駿秘而不宣帝復尋至迷亂楊后輒為詔以駿輔政惠帝即位進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眾為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眾心賈謚賈后妹子也為賈充後謚好學有才思既為充



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鑲繫黃門侍郎其為威福如此

庾亮明帝時為中書監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裔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秉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秉與宗等謀廢太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後魏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為尚書令輔政專權

與奪征已又嘗謂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爭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肇當衡軸每事任已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任滅削封秩抑黜勳人繇是怨聲盈路北齊段孝言武明皇后姊子為清河郡尹孝言本以勳成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宋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為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料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内及園須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

復分車廄取事悉聞輒出爲海州刺史

後周鄭譚尙梁國公主宣帝時爲內史下大夫譚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譚擅取官材以自營第坐是復除名爲民小御正劉昉數言於帝復召之顧待如初唐竇軌太穆皇后從父兄子也武德三年爲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笞歲至數百次與行臺尙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軌而殺之行方大懼奔於京師軌追斬不及

武延秀尙中宗女安樂公主爲太嘗卿兼右衛將軍延秀旣恃恩放縱無所忌憚

薛諗爲尙衣奉御開元二十八年殺人事泄長流瀼州死於路其黨十人竝杖諗帝之甥也性貪狠恃託國戚恣行兇忍嘗於私第使郡奴以重賈於坊市誘販緡帛者悉於後園椎殺之竊其財移歲乃爲所告帝深惡之以其親遂不明殺

李脩憲宗莊憲太后妹婿爲司農卿遷京兆尹元和十年莊憲太后薨脩爲山陵橋道置頓使侍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灞橋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

門壞於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脩以費勞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注皆懸因而頽壞所不及輻輳車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輒去壞門土木而後行脩懼誣奏輻輳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脩官帝以用兵務集財賦以脩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罪乃削銀青階翌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毀人士爲之側目

梁張漢傑末帝德妃之兄歸霸之子也末帝嗣位漢昇漢傑並爲近職漢昇早亡漢傑貞明中爲控鶴指揮使領兵討慧王於陳州擒之當貞明龍德之際漢傑昆仲分掌權要藩鎮除拜多出其門段凝因之遂竊兵柄及莊宗入汴漢傑與兄漢倫弟漢融同日族誅於汴橋下

漢李業太后季弟隱弟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用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語會宣徽使關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執政時楊邠史弘肇等難之業繇是積怨蕭墻之變自此而作

驕慢

謙以受益卑以自牧蓋先典之格言君子之攸處造次於是則無所不至而有姻連帝族位繇后寵爵賞已極權勢已隆忘至訓於益恭遵棄德而不讓傲慢成性驕狠心預時政而昧於大猷茂摺紳而違于明哲敗不旋踵痛可言哉

漢田蚡以孝景王后同母弟為丞相時灌夫燕相坐法去官家居長安夫嘗有服

曰從音千容切吾欲與仲孺仲孺字也過魏其侯實嬰所封會仲孺

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况魏其侯况賜也夫安敢以

服為解

解猶辭之也老

請語魏其具

具辯具酒食

將軍旦

日蚤臨

旦日明日也蚤古早字

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

市牛酒

益多也

夜洒掃張具

洒音灑又音所寄切

至旦平明令門

下侯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

不懌

懌悅也

曰夫以服請不宜

不當忘也

廼駕自往迎蚡蚡

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

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

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廼往又徐行夫愈益怒

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

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切

蚡不起

夫徙坐語侵之

徙坐謂後就其坐也

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

至夜極歡而去

上官安以昭帝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子病死仰而罵天

霍雲以昭帝后族為中郎將封冠陽侯雲當朝請數

稱病移出請音才性切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

頭奴上朝謁朝當用謁本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上言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

譴者

後漢陰就以光烈皇后弟封新陽侯就善談論朝臣

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譽

梁冀以順烈后族為大將軍質帝少而聰慧知冀驕

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晉楊駿以武帝后父自鎮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

侯漸驕傲胡奮語之曰卿恃女更豪邪與天家婚未

有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邪奮曰我女與

卿女作婢何所增損

羊琇以景獻皇后從父弟為中護軍寵遇甚厚杜預

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

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

賈謐本姓韓賈后父克之外孫嗣克爲臨顯侯惠帝世謚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嘗與太子奕棊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

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嘗與從父弟導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恐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

陳柳盼以高宗皇后弟又尚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

馬都尉後主即位以帝舅加散騎嘗侍盼性愚驕使酒嘗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所劾坐免官卒於家後魏賀盧賜爵遼西公道武遣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帝勅儀去鄴盧亦引歸

北齊尉景仕東魏爲太傅景妻嘗山君神武之姊也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泫然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魏靜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恙卧不動叫曰殺我時趣
 耶嘗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
 曰我為爾汲水脈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
 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
 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嘗
 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嘗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
 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
 爾朱文畧姊為魏孝莊皇后神武納之初神武遣令
 怒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凌忽
 胡長仁以武成后兄為尚書令長倚親驕豪無所畏

憚

隋盛道貴高祖從舅也性尤褻驕言詞鄙陋初自鄉
 里微入長安見之悲泣道貴畧無戚容但連呼高祖
 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苦桃道貴從姊名也是後數
 犯忌諱動致違忤帝甚恥之乃命高穎厚加供給不
 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
 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
 稱皇舅數將儀注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
 之後廢郡終於家子孫無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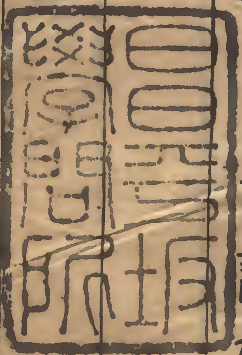
柳述尚高祖女蘭陵公主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

雖職務脩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
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幸朝臣莫不讐憚
述每陵侮之數於帝前而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
或令述改之述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
素繇是銜之

崔弘度開皇中納其妹為秦孝王妃復以其弟弘昇
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簡較大府卿自以一門二妃
無所降下

宇文化及煬帝為太子時領千牛其弟士及尚南陽
公主化及繇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

唐楊國忠玄宗太真妃從祖兄也代李林甫為右相
國忠既以便佞得宰相剖決機務居之不疑立朝之
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願指氣使無不讐憚
國忠既以宰相典選嘗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
垂簾觀之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
中在列日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
張倚皆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
之間 起國忠謂諸妹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相
對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驕慢

卷之三十一

<p>東魏國忠文宗太真破於野反也升李林甫為丞相</p>	<p>國忠謂以野於野宰時時共對孫君之不錄其時也</p>	<p>利更難好非執自公限日不皆願許康刺然不嘗單</p>	<p>國忠謂以宰時典選嘗飲逐釀大業數人今謂文宗</p>
-----------------------------	-----------------------------	-----------------------------	-----------------------------

